

運用社區空間轉化劏房住戶延展生活可能

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高級督導主任

冼昭行先生

貧窮不只限制想像，貧窮還會危害健康。越來越多社會科學研究觀察到貧窮不單指家庭經濟資源的匱乏，更是房屋、教育、運用公共服務、人際關係、文化康樂生活等各項「影響健康的社會因素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的匱乏，從而引發貧窮人口的健康危機。

本地早前一項研究發現 (Chan S.M. & Wong, H., 2021)，在私人樓宇的租客(包括劏房住戶社群)當中，他們更視狹小居住面積(而非家庭收入)為危害健康的重要因素。這亦吻合筆者團隊在服務接觸劏房住戶時的觀察，劏房一般欠缺日照、通風惡劣、空間狹隘、廁渠污瘴、煮食油煙、與沐浴蒸氣未能妥善排走，易造成「熱焗霉噏，蟲鼠蚊蟲」的居住環境。住戶遷進後，那怕身體本身健康無礙，日子長久下來，也會出現生理或心理的耗損，增加健康風險。

筆者與醫護行者友儕共同創設的「賽馬會【三房兩廳開檯食飯】社醫共生計劃」團隊最近進行了一次內部探索性研究，從參與這個延展生活空間服務的港島中西南區劏房家庭中抽樣 100 位住戶成員進行「社會健康需要評估 (Socio-health Need Assessment) 」，結果發現無論男女在長期痛症、癱肥、肝膽異常等健康狀況均比香港整體人口同樣數字高 25%至 99%。統計上亦見到肌肉痛、專注力不足及失眠等身心徵狀與劏房樓面面積有明顯關聯。初步引證上述推斷——劏房危害健康。

香港這個資本主義文化環境，容易以人外顯的社會經濟條件如住屋類型、職業及薪金來判定人的價值，以劏房為居的家庭，未獲他人理解自己的人生歷程之前，容易就此給人看待成低人一等。他們自尊受挫，自然就不會相信自己還能在這個不友善的氛圍下能夠與鄰居平起平坐直接溝通，久而久之，就會習成退縮無力，難以信任社區鄰里，甚至社會整體。下一代耳濡目染下，也難以建立有效的社交生活技能。

近年政府投放資源，承諾在 2030 年前增加各項公營房屋供應¹，有望可遏止劏房問題惡化，甚至有效減少劏房住戶人口，可是在新公營房屋供應出現前，輪候公屋的劏房住戶——包括成人、青少年及幼童——仍需在惡劣居住環境內生活經年²。劏房住戶中更有約佔整體兩成³，因著種種原因而未能符合申請公屋資格或未有提出申請。這段等待離開劏房的時期越長，對健康自信與社交能力的危害也就越累積得深。

這狀況揭示「貧窮」與「劏房」這類結構性社會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不僅需要找出主要原因並改變相應的政策，還需要洞察到主要政策以外的多元面向範疇。若以劏房住戶為例，就不只關注住屋，更需以同等重視去對待他們的健康與社會需要，社會服務界如配合社區發展及地方營造的概念，可在此擔當重要的角色。

以社群組織面向的社區發展（Community Development），與以空間創變為面向的地方營造（Placemaking）在本地與海外已有不少磨合經驗，甚至被視為相輔相成的社區策略。不少地方營造經驗引證，只要社區空間運用得宜，便可以促成不同社經地位社群連結、交流與共融，創造出一個有別於弱勢社群原來生活空間的友善社區。劏房住戶需要更大的生活空間來突破狹隘居所所帶來的健康威脅。團隊把這需要與上述社區發展及社區營造的經驗扣連，從而設想，若果每一間劏房回復至只作睡房的功用，將不同的社區空間轉化成劏房家庭溫習、煮食、洗晾衣服、沐浴如廁與優閒運動，那麼也許能減緩劏房家庭在等候上樓的時期所遇到的不少健康傷害。就是經此思考，團隊發展出劏房家庭「延展生活空間（Extended Living Space）」的服務模式。

以此進路出發，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轄下社區中心團隊在這幾年間陸續開設了「三房兩廳」、「荃灣廳堂」及位於觀塘的「聚首一塘」等延展生活空間，務求在不同特性的地區內再就服務模式作探索嘗試。當中筆者團隊獲得高富諾（Grosvenor）企業管理層的認同與贊助，在劏房集中的石塘咀開設【開檯食飯】鄰里廚房。此 500 呎的共享廚房及飯廳，旋即成為鄰近劏房家庭共煮共食，大人與孩子相識相交的地方。有劏房媽媽形容進店那道明明是手動的趟門是

¹ 近年政府投放在增加公營房屋供應上的資源包括在 2024 年或以前提供 21,129 過渡性房屋單位、2028 年前預計興建 30,000 個簡約公屋單位，以及 2029 年前預計興建 97,600 個公屋租住單位

² 最新 2023 年第三季的平均輪候公屋時間為 5.6 年

³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21）。「低收入劏房住戶」住屋選擇和服務需要調查

「自動門」，原來意指一走進來就能夠令他們自動放鬆的門。這是因為她感受到，在門後的都是經歷過劏房生活的同路人，都能接納到大家的背景，這份接納日積月累，便會油生出他們相互間的信任，重建他們的社區歸屬感。「延展生活空間」服務模式與社區中心的分別之處，正正在於設計上體察到劏房住戶這種社會需要，以劏房家庭專屬生活空間來作基石，製造正面相處經驗與互相接納的文化，令他們有機會重拾對鄰人的信任。

同時「延展生活空間」的設計，也注重劏房家庭的轉化歷程，令他們可以實踐運用自己、家庭以至社區的資源，去應對眼前的種種挑戰。正正是基於這個意念，使到【開檯食飯】這個慈善項目就算明知有四成劏房家庭因為租金高昂而導致營養不良，也沒有將食物開銷納入營運預算之中。營運團隊改為讓劏房家庭組成小組去區內街市及店鋪募捐食物。在募捐過程中，小組成員會向店東講述區內劏房家庭處境現況，店東往往同心同德，捐出劏房住戶最缺乏的肉食、魚、水果、鮮蔬等，令小組成員第一身經歷到人間有情，亦令他們相信，只要自己出一分力，社區便有所迴響。這種實踐歷程，也應用在【開檯食飯】空間設計及管理上，推動空間共用理念（Commoning）。【開檯食飯】的傢俱設施佈置與維護、清潔與執拾，都反映每一個家庭成員的用心，當他們視這個為「延展的家」，自然會出力去打理好地方，而不會只視自己為「服務使用者」，全面交由職員去管理空間。如是者，此服務模式延展的不只是劏房家庭的「生活空間」，更是「延展生活（可能）」的空間。

筆者期望政府、各慈善基金、志願機構及空間擁有者群策群力，繼續在各劏房集中地區設置社區客廳，亦期望社會提出更多有助貧者建立社群柔韌力（Community Resilience）的計劃，讓貧者可實踐生活更多可能性。

參考資料

- Chan S.M. & Wong, H. (2021). Housing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Hong Kong: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https://doi.org/10.1007/s11482-021-10000-4>.
- Dweck, C. S. (2017). From needs to goals and representations: Foundations for a unified theory of motivation, personality, and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124(6), 689–719.